

解【七菩提分。亦名七覺分。智慧觀諸法時。善能簡別真偽。不謬取諸虛偽法。名擇法覺分。精進修諸道法時。善能覺了。不謬行於無益苦行。常勤心在真法中行。名精進覺分。若心得法喜。善能覺了此喜。不依顛倒之法而喜。住真法喜。名喜覺分。】

『七菩提分』，「七」是名數，「菩提」是覺。七菩提分都是屬於智慧的揀擇，也就是選擇，是一種智慧的選擇。這在整個佛法的修學，可以說從初發心到如來地都非常重要。我們在什麼情況之下要選擇什麼樣的法門，這是要靠智慧，就好像我們一個人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感覺得有不很舒服的話，就想辦法來調理，隨時注意選擇對治的法門，那就沒有不成就的。這七條是原則，是七個原則，每一條裡面包含的境界都是無量無邊。

第一個是「擇法」，這一條範圍就很廣大了。「法」是世出世間法都包括在其中。一門深入，給諸位說，那是上上根人才行，學了一個法門一生不改變是上上根人，中下人做不到。所以古人常講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」，這兩種人一生當中決定成就。上智，他選擇一個法門之後，他不會改變。下愚之人，你教他一個法門，他一生也不會改變，他很老實，他就守定一個法門，他一生當中一定成就。譬如我們在《高僧傳》或者是《淨土聖賢錄》裡面，那些人對於修學的法門也是經過非常慎重的選擇。如果一開頭就決定這個法門，這個人是了不起的人。我們平常凡夫總是在許多法門裡去兜圈子，兜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才決定學一個法門，你想想看浪費多少的寶貴時間，成就很難，為什麼？年歲大了。修行要年輕，要有精神，要有體力。我們這一代可以說佛法很普及，到處都有道場講經說

法，成就很難，毛病就是心定不下來。

我不說別人，以我自己為例，我從民國四十二年開始學佛，三十多年。雖然是掛名講修淨土，是掛名，沒真幹。真正接近這一門，你們諸位常常跟我很接近就曉得，才不過二、三年的事。你想想看，過去那麼多大好光陰都浪費掉了。不經過那麼長的時間處處去選擇，選這個不太適合，那個也不太適合，真是俗話常說「不到黃河心不死」。死心塌地來修念佛法門，把其他一切經論都放下了，來專門講《阿彌陀經》，專門修《阿彌陀經》，感覺得再不決定一個行門來不及了，不放下行嗎？

古來大德有一生就講一部《阿彌陀經》的，這是對的。我當年剛剛學佛的時候，李老師勸我學念佛法門，而且特別要我研究《阿彌陀經要解》，那是跟著老師學，不能不敷衍，沒認真。如果從那個時候起，諸位想想，要是拿《彌陀經要解》、《彌陀經疏鈔》，這樣一遍一遍講到今天，講了二十多年，今天大家看到我一定都叫我阿彌陀佛了，成就了。世出世間法都歸一門深入，所以「擇法」太重要了。好像世間，你們在學校念書，你們念大學選擇哪一個科系，那是將來你終生要從事的。你這個科系選對了，很適合你，那你這一生一定有非常殊勝的成就。如果選的不對，不是自己的興趣，當時勉強選的，那個麻煩就大了，你一生搞這一樁事情都是不情願、不甘心，做得沒興趣，那你那個事業怎麼能夠發展？學問與事業，可見得都要著重在選擇，選擇要有智慧觀察。

當我們自己沒有能力選擇的時候，真正好的老師能夠觀察我們的根性，幫我們選擇，或者是提出幾個法門供給我們做參考，那比我們自己在八萬四千法門裡面去摸索要好得太多了。由此可知，七菩提分這一條比什麼都重要。這是講大的選擇，決定我們一生成敗的關鍵。除這個之外，還有小的選擇。如何真正能夠達到我們自己

修學的目標，你要是不會擇法就很難成就。這種做法就是要天天選擇，時時要選擇，如果自己一有懈怠、一有退轉，或者一有妄念，你要選擇什麼樣的法門來對治，讓自己永遠不斷的精進。

這個裡面頂重要的，有許多同修來問我，學佛要從哪個地方開始？要從哪部經先下手？大家都明瞭，經看不懂，別說經看不懂，就連註解也看不懂，註解要是看得懂，我們何必講註解？所以一定要聽經，聽經太重要了。從哪裡開始？從聽經開始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，一生都講經，不但要聽，而且要研究討論，真正有幾個好的同參道友常常在一起，互相切磋琢磨來研究，這個樣子我們對於理才能搞得透徹，方法才能夠正確，我們修行就會有相應了。

在一切法門裡面，這個選擇實在不容易，給諸位說，比愛國獎券中第一特獎還要難，八萬四千法門，念佛法門就是第一特獎。你看看今天學佛的人有多少？幾個人選擇這個法門？是用智慧的選擇，他真正了解。那個一般沒有選擇的，「念佛就念佛」，念佛什麼回事情他也搞不清楚，那個不算，為什麼？那個念佛只是種善根，這一生未必能成就。就像李老師在台中常講，台中蓮友有二十多萬，真正能往生的也不過三、五個而已。他們是不是聽經？也聽經，那個聽經的效果不太顯著，為什麼？聽的人到講經的時候去聽，聽完了之後就算了，印象淺薄，他聽了之後，未必去想想經裡面的道理，真聽的人少，來湊熱鬧的多。他那個講堂大，一直到現在還如此，聽經的人差不多有四百多人，他們講堂是四百個座位，座位都坐滿了，平常的時候，窗戶外面都有人站在外面聽，人是真多。幾個人真聽了？那就不多，真正聽的人就不多。那些人都是在那裡給淨土結個法緣而已，真聽的人這一生決定成就。所以真聽，那就常常在一起研究討論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
為什麼說這個法門是第一法門？講席前面曾經多次的提到，在

本經裡面我們讀經要覺悟，所以看經你要會看，你們在許多經典當中有沒有看過哪部經是十方諸佛都來讚歎？沒有的。這部經是十方諸佛都讚歎，換句話說，十方一切諸佛都推薦，這個法門要不是第一法門，怎麼會勞動一切諸佛來推薦？菩薩說說就可以了，何必要諸佛來推薦？這個事情諸位要記住，你能夠看出這個，那你是有了慧眼，你這個眼力就不平常，你真看到東西，其他經裡沒有的。再看中國佛教隋唐時代，這是中國佛教黃金時代，中國大乘八大宗都是在這個時候建立的，八大宗的祖師也推薦這個法門，這個不可思議。

《華嚴》不必說，最後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」，那是文殊、普賢就推薦了。天台智者大師就是一個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人，《往生傳》裡頭有他。法相宗的窺基大師，我們現在正印窺基大師的《彌陀經》註解，今天估價已經估出來了，這個本子希望多印，印得愈多愈好，希望大量的能夠流通到國外。還有在國內，如果我們印的份數多，分送給大專院校的同學們去讀。現在年輕人好高騖遠，沒有把淨土看在眼裡，把一些禪、密、唯識認為很時髦。這些大師們統統都修淨土的。禪宗裡面，前面跟諸位提到過，淨土宗第三代的祖師法照禪師，這是禪宗大徹大悟回過頭來專修淨土。永明延壽禪師也是回過頭來專修淨土的，成為淨土宗的祖師。淨土宗之歷代祖師沒有一個不懂禪的，他能把一切法門、一切經論都捨掉，都放下，專修這個法門，希望提高自己的品位，這個重要，搞別的東西打閒岔。這個道理除非你不明白，你要真正明白覺悟，你就會死心塌地修學這個法門。

我在美國兩次講經，這兩次效果非常的顯著，第一次去把他觀念扭轉過來了，不輕視淨土法門。第二次去，有許多人把從前所修學的捨掉了，來學淨土，很難得。明年再去講《阿彌陀經》，講什

麼本子？就講《通贊疏》，講窺基大師這個本子。這個法門在國外就可以推展，就可以弘揚了。窺基大師不是老太婆，世出世間學問都是第一，沒有人敢輕視他。他是貴族出家，不是家裡沒飯吃出家的，一流的學問，你看看他對於《阿彌陀經》的讚歎，序分裡頭就說得很清楚，「圓頓法門，七天成就」，這是真正的大法。所以能夠在選擇法門裡面選擇念佛法門，選擇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實在不可思議。

我死心塌地專修這個法門是在《華嚴經》裡面得到的啟示。五十三參裡面，我發覺原來這個法門是普賢行裡面主修的法門，十方三世一切菩薩不修普賢行不能圓滿菩提，不能成無上正等正覺。普賢行裡面，念佛法門是主修法門，而八萬四千法門都屬於助修法門，正助雙修，要不是讀《華嚴經》，我們怎麼會曉得？善財童子第一位參訪的吉祥雲比丘傳授他的念佛法門，這就是擇法，善友為他選擇，最後普賢菩薩導歸極樂，這一個開頭，一個終了，你就曉得這個法門是個主修法門。當中五十一位善友所代表的就是所謂的八萬四千法門，那是助修。助修，用可以，不用也可以。主修的力量強了，一切助修的法門都用不著。正如同蕩益大師所說的，一句阿彌陀佛就圓滿的將八萬四千法門統統包攝，一個也不漏。蕩益大師說這個話是不是過分？給諸位說，一點都不過分，怎麼曉得？讀《華嚴》就曉得了。這句阿彌陀佛就好像樹的主幹一樣，從根到頂就一句阿彌陀佛。八萬四千法門好比是枝葉，你看哪個枝葉離了它的主幹？確實圓圓滿滿的包含了。

所以此地大師給我們解釋得很好，你要是能夠真正揀別哪是真、哪是偽，這個真偽是一個比較，外道跟佛法比較，佛法是真，外道是偽。佛法裡面大小乘比較，大乘是真，小乘是假的，是方便的。大乘法門裡面來比較，淨土是純真，包括帶業往生都是純真，這

個不可思議，這就叫做難信之法，淨土是純真的。我們真正發現了，這才把一切經論統統捨掉，世間人他們心還沒死，他喜歡研究哪個經去研究去。我們心死了，不搞那些，所以我們現在選的經只有《阿彌陀經》這一本，跟《彌陀經疏鈔演義》，再加個《四十華嚴》，再有《梵網經》註解，其他都不搞了，全部放下了。還有那個沒死心的，他去搞去。我們今天要緊的就是如何決定往生，決定把自己的品位向上提升，這是擇法。法門選擇之後，要認真修行、要精進。

第二個是『精進覺分』，精進去修學，不修無益的苦行。苦行是非常難能可貴，也是為世間大眾之所讚歎。所以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的時候在雪山修了六年苦行，普通一般的外道只修三年，釋迦牟尼佛加一倍，修了六年的苦行。六年，告訴大家，這個苦行不能悟道，換句話說，六年的苦行沒有結果，所以把苦行捨掉。佛示現成佛之後，教誡我們不修無益的苦行，換句話說，如果這個苦行對我們有利益的，要不要修？要修，沒有利益的苦行不修，注意這一句，在行門當中決定沒有錯誤。

『常勤心在真法中行』，「常」是永遠沒有間斷，「勤心」就是精進心，天天要求進步，在「真法」裡面行，不是在假法裡面行。我們如果不能辨別什麼是真法、什麼是假法，如果沒有這個能力辨別的話，經典就是依據。《要解》真是名副其實，簡單扼要，告訴你什麼是真法。《疏鈔》博大精深，何況還有《演義》，將《阿彌陀經》的經義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是我們應該修學，也是我們修學的依靠，這叫做「精進覺分」。

『若心得法喜，善能覺了此喜，不依顛倒之法而喜，住真法喜』。我們在修學過程當中常常有這種境界，修得心裡很歡喜，這個境界好不好？這個境界算不錯，可是你要明瞭，如果這個境界是從

感情當中所動的，這不是真法喜。真正的法喜是理智的，不是感情的，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到。換句話說，真正的法喜是從清淨心生的，法喜充滿絕不失清淨心，他的身心還是清淨的，所以與我們世間所講的歡喜不一樣。世間那個歡喜是煩惱，你看七情五欲，七情頭一個就是喜，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欲，那是煩惱。所以諸位在這個地方要特別留意，不要把煩惱當作法喜，那就壞了。

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句話，句句話當中都有這麼一句「善能覺了」，「善」是講的善巧方便，非常的巧妙，他覺而不迷，確實有喜，真是法喜充滿。法喜充滿絕不迷惑，這叫真法喜，這個所講的全是真功夫，心行都與真實法相應。這個真實法就是與法性相應，或者以本經來說，與西方四土相應，與極樂世界依正莊嚴相應，這是真話，這一點都不假。

再看下面的一段，這七條我們前面講了三條，再看末後，後面這三條：

解【若斷除諸見煩惱之時。善能覺了。除諸虛偽。不損真正善根。名除覺分。】

『除』的意思就是遠離的意思，也就是我們平常講的斷煩惱，斷除。煩惱裡面首先要斷的就是見思煩惱，所以他講『若斷除諸見』，這個「見」就是五種見惑。圓瑛法師《講義》裡面寫得很清楚，身見、邊見。身見執著四大五蘊假合的這個相，認為是自己的身相，執著是自己的身相，這叫「身見」。諸位在此地要記住，是叫你除身見，不是叫你除這個身，你要記住，身是有，不要有身見，換句話說，不要有執著，有執著就錯了。對於這個身起了執著就叫我執，於一切法相起執著就叫做法執。佛是教我們去執著，不是教我們除這個身，身除不掉的。這五種都是屬於錯誤的見解，這個裡面沒有真實，佛教我們遠離，教我們把它斷掉。

「邊見」是執著兩邊的見解，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相對的。我們世人的見解全是生活在相對的境界裡，起心動念全是相對的，起念、不起念是相對的，大跟小是相對的，長跟短是相對的，你們想想，哪有一法沒有相對的？我們在相對的世間裡面要覺悟，相對不是真實的，不可以執著，執著就變成法執。

第三種，「邪見」，凡是不正的知見都叫邪見。邪見裡面最嚴重的是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聖教，這就太嚴重了，必定墮惡道。「見取見」跟「戒取見」這兩種都是成見，我們常說某人成見太深，見取見是果上的成見，戒取見是因上的成見。煩惱是指的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。所以「諸見煩惱」就是平常講的見思煩惱，換句話說，錯誤的見解、錯誤的思想是不是應該要把它斷除？它不是正確的，不是真的，所以應當要捨掉。

『善能覺了，除諸虛偽』，一些虛假的要除掉。虛假要除掉，對於真正的善根有沒有損害？沒有損害。諸位要曉得，你離開了五種見惑（就是錯誤的見解），你的正見現前了。你離開了五種思想上的錯誤，你正思惟現前了，八正道裡面正見、正思惟就現前了。我們今天八正道裡頭，正見沒有、正思惟沒有，什麼原因？因為你有見惑，你的正見不能現前。因為你有思惑，你的正思惟不能現前。八正道是我們本有的，是真的。這個叫「除」，除是把它斷除掉。

解【若捨所見念著境時。善能覺了所捨之境。虛偽不實。永不追憶。名捨覺分。】

這個「除」跟『捨』的意思很接近，但是它是兩個境界。「除」是指煩惱障上來說的，「捨」就是一般講放下，它的功能不但能斷煩惱，而且能破所知障。所以大師在此地告訴我們，如果『捨所見念著境』的時候，要曉得那個境界統統是虛妄的。佛在《金剛經



》上跟我們講得很清楚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因為你捨了之後，剛才講了，我們就以剛才的例子說，我們把五種見惑捨掉了，正見現前了。五種思惑除掉了，我們正思惟現前了。正見、正思惟是境界，這個境界好，好不能執著，一執著就錯了。

阿羅漢就是把見思煩惱除掉了，除掉之後，他不捨他的境界，「內守幽閑」，他不捨他的境界，所以他不能見性，不能夠超越。我們俗話說「鑽牛角尖」，鑽到裡面出不來了，所以佛喝斥他「焦芽敗種」。但是比我們凡夫高明太多了，我們凡夫有六道生死輪迴，他至少沒有生死輪迴。可是你要記住，他不能見性，他墮在涅槃坑裡面，原因就是貪戀這個境界，執著了，三界之內的貪心他沒有，貪、瞋、痴、慢他都斷，三界之外微細的貪心，跟我們這個境界不相同。

所以要曉得，不要說是阿羅漢所證的偏真涅槃是虛妄的，西方世界四土也不例外，也是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這樣說起來皆是虛妄，到底有沒有？我要問你，我們眼前的境界有沒有？如果你要是眼前境界有，這是真實的，西方世界跟這個一樣，那就是有，真實的。如果我們現在這個相是空虛的，是沒有的，西方世界相也是空虛的，也是沒有的。一有一切有，一空一切空。說空是從本體上講的，「一切諸法，皆無自性」，所以說萬法皆空。

前面給你講的先從空觀，從空出假，就像小乘裡頭回小向大，你能出得來。西方四土可不可以留戀？不可以。可不可以執著？不可以。那就像《金剛經》上說的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這個「捨」就是放下，決定沒有分別、執著。所以大師在此地告訴我們，所捨之境全體是虛妄的，不是實在的，它是「唯心所造，唯識所變」。所以你對於境界真正理解了，就是事實真相真正明白了，你捨掉之後就絕對不後悔，為什麼？它是虛妄的，它不是真實的，這叫

做『捨覺分』。第六，這是講到定覺分。

解【若發諸禪定之時。善能覺了諸禪虛假。不生愛見妄想。名定覺分。】

這一條也非常要緊，可是我們現前還沒這個境界，還到不了這個境界。『禪』的種類太多了，禪定現前的時候，要了解禪定當中的境界也不是真的。我們曉得夢中境界不是真的，定中境界也不是真的，有沒有這個事？有，也是事有體無，佛告訴我們不要執著。因為禪定是非常殊勝的境界，禪心寂靜，所以有禪定的人就有法喜，就有輕安，有輕安、有法喜是非常殊勝的享受，於是他貪著了。你看看佛在經典裡面講的色界天人，禪悅為食，那是講貪著禪悅。禪定裡面有喜悅，是非常殊勝的受用。

禪裡面有一種最大的錯誤就是「無想定」。他去打坐了，他修什麼？我什麼都不想，這叫修無想定。真正到一切都不想了，給諸位說，那個想是第六意識跟第七識，主要的就是第六意識完全不叫它起作用，以定功把它降伏住，把它壓住，第六意識不起作用。一切境界裡面沒有分別，沒有分別當然沒有執著，雖然在一切境界裡面不執著，他有一種執著，執著他的不分別，執著他的定境，這個叫外道禪，所以這些我們要明白，這叫修無想定。如果他真正修成了，他的果報在無想天，無想天的壽命五百劫。在這五百劫當中，在無想天裡面，他也是什麼都不想，跟他在定中境界完全相同。可是他的功夫只能支持這麼久，五百劫到了，他這個定失掉了，失掉之後，還是要墮落。經典裡面一再告訴我們，他墮落的時候多半是墮落在三途，原因是什麼？是毀謗三寶。他向人家講，佛教我學定，我學定了，他以為那個境界就是涅槃，就入了涅槃，哪裡曉得那是假的不是真的。

所以四禪八定都是捨受，不是真正的禪定，縱然到非想非非想

天，壽命八萬劫，比無想定還要高，你想想看，他為什麼不能出離三界？他不是真正的定，他的功夫是伏煩惱，沒有斷煩惱，見思煩惱沒斷，石頭壓草，伏住而已。為什麼阿羅漢說是出了三界？阿羅漢見思煩惱斷了。到第八定，這個伏的力量非常之強大，他這個定功如果再加深，那就是他不住這個境界。他們的定都是住在這個境界裡頭，這個境界很自在，很樂，他住在裡面，他這一住就不會往上再提升，所以他的煩惱根沒斷。伏總是有期限，八萬劫了，他伏不住了，這又墮落了。所以禪定的境界決定住不得，不能夠安住，雖然有輕安，有身心清淨這種受用，可是一定要精進，曉得這種殊勝的境界不是究竟。

你看看，連阿羅漢第九定了，他因為住在裡面，所以他的功夫不能再往上提升。假如他不住了，他從小乘一變就變成大乘。阿羅漢在圓教，他的功夫是相當於第七信位的菩薩，圓教七信位，七信菩薩也是斷了見思煩惱。阿羅漢要把他的九次第定再一放下，不執著了，馬上就突破了，他就到圓教第八信菩薩的地位。他要是守在那個裡面，他不如七信位的菩薩，他必須放下他的執著以求突破。從第八信到等覺還有四十多個位次，位位的境界都是虛幻不實。因此每個位次都不能住，你才能提升。到什麼時候才真實？到如來究竟的大定，那是真實的，那就到頭了。等覺菩薩要是住在等覺菩薩的位次上，不肯捨掉，他永遠作等覺菩薩，他成不了佛。

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是如此，生到同居土，如果對同居土很喜歡、很自在，這樣受用就不錯了，沒有意思再往上求，你永遠不能到方便土，為什麼？貪戀你的境界，那你的境界怎能往上提升？方便土裡頭，他要是貪愛他的方便土，他就不能生實報土，這是講大的差別。小的差別，每一土裡面還有三輩九品，如果有下品下生，「可以了，不錯了，很好」，那下品中生你就達不到。跟我們

世間念書一樣，念一年級，一年級滿好，不錯，他年年一年級，那行嗎？告訴你，只是一個階段，不能停留。

這個地方重要的意思就在這一點，教給你禪定的境界確實是有非常殊勝的受用，禪悅之樂，我們世間五欲六塵什麼樣的樂都不能跟它相比。可是這個樂不能貪愛、不能執著，你的境界才能向上提升，你的前途是永無止境。一貪戀，那就大錯，就錯誤了。所以菩薩成佛，有的菩薩成佛很快，有的菩薩成佛比較晚，你就曉得什麼原因，就是他在那個境界裡逗留的時間長了，有的人一經過馬上就走了，那他當然快了，就是這麼個道理。

釋迦牟尼佛跟彌勒菩薩在因地當中，彌勒菩薩發心修行比釋迦牟尼佛都早，應當他早成佛才對，釋迦牟尼佛在後，後來居上，先他成佛了，原因在什麼地方？原因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步伐很快，每經過一個境界他不停留。彌勒菩薩每個境界都要停留一段時期，這個耽誤了。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們眼前的境界不能停留。所以精進要天天精進。眼前的環境不錯，懈怠放逸沒什麼關係，換句話說，你在眼前境界止住了，你不曉得提升，絕對不能懈怠，絕對不能放逸，連禪定當中的受用都是虛假，不是真實，何況其餘，這個叫『定覺分』。

特別要注意到的，世間的四禪八定並沒有了生死、出三界。換句話說，決定不能貪著，你要是貪著，還是在六道輪迴裡面沒出得去。阿羅漢以上，你要是貪著了還沒有什麼關係，為什麼？他不受三界輪迴之苦，享受一下也無所謂，反正成佛晚一點，早也成，晚也成，晚一點也無所謂，那也行。沒出六道可不得了，這一墮落就苦了。再看下面一條，念覺分：

解【若修出世道時。】

這個地方要注意到，你看七菩提分前面的六條，通世出世間一

切法，這一條是講的『出世道』。

解【善能覺了。常使定慧均平。】

這句話非常重要。我們如果真正想出離三界，想求生西方，念佛要想得個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就是念佛三昧，《楞嚴經》裡面講的「楞嚴大定」，那你就要注意到了，定慧要均等。你看六祖大師《壇經》裡面跟我們講得很清楚，定慧要平等了就開悟了，就明心見性，在念佛功夫裡面講理一心不亂。我們幾時能把定慧調到平等上？修行人的毛病不是定多慧少，就是慧多定少，很難達到平等。幾時平等，幾時就是禪家講的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淨土裡面理一心不亂。由此你就覺悟到平常用功、聞法是修慧，念佛是修定。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，這怎麼說？把聽經所悟的這些道理融會在念佛當中，這個定中就有慧。再將念佛的功夫又能夠融會在經教的理論裡面，定中就有慧了。這樣我們的生活，近代俗語，真正提高了生活的品質，那是真正提高，我們生活在什麼境界？生活在定慧之中，所以要注重均等，這個很重要。

平常我們想研究經，這些大經大論我們普遍去涉獵，博學多聞，他變成什麼現象？慧多定少，雖然博學多聞，甚至於把大藏經講得天花亂墜，他不開悟，為什麼不開悟？定慧不等。還有一種人，他什麼經教都不看，他也不要聽，一天到晚，我一天十萬聲佛號就好了，什麼也不要聽了，聽那些經幹什麼？這樣的人是什麼樣子？定多慧少，也不能開悟。由此可知，古代中國的叢林每天八小時講堂講經，八小時念佛堂，有道理，而且門庭施設都有一部主修的經典，他不會搞那麼多。

這個八大宗裡面，每一宗有它主修的經典，除主修經典之外，與主修經典有關係的經典、經論，選擇一些來作幫助，他不是一切經論統統涉獵，沒這回事情。賢首宗以《華嚴》為主，天台宗以《

法華》為主，「三論宗」以後變成「四論」，它是以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，以後加上《大智度論》，以這四部為主。唯識宗雖然講六經十一論，可是它真正主要的是一部《解深密經》，《楞伽經》還其次，充其量是以《解深密經》，與《瑜伽師地論》跟《成唯識論》，是以這三部為主。淨土更不必說了，是以淨土三經一論，《往生論》。你看每個宗派所選擇的只是三、四樣，這叫一門深入，與它主修有關的經論大概有十幾種、二十種的樣子，那是做參考自己看看幫助主修的經論，為什麼這麼做？無非是求『定慧均平』。

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都得要明心見性。明心見性，定慧不等就不行。在我們日常用功的時候，我們會產生兩種現象。一種就是妄念、妄想太多了，還有一種就是昏沉，提不起精神就打瞌睡。我們在這個月二十五號開始打佛七，佛七當中我們看看有幾個打瞌睡的，會昏沉的就打瞌睡。昏沉是定多慧少，但是這個定與慧不是禪定、不是般若智慧。妄想太多的人，慧多定少，你要能叫功夫上軌道，自己要曉得調和。要曉得調和，底下講了：

解【或心沉沒。】

昏沉來了。

解【當念用擇法精進喜三覺分。以察起之。】

我們舉個例子，你在念佛時昏沉了，你坐在那個地方打瞌睡了，馬上換個方式，我走著念，經行，或者是大聲念，大聲念，精神提起來了，不打瞌睡了，或者拜佛，選擇。我一樣精進，絕不退轉，所以你要能夠馬上選擇一個方法來對治，不能一直昏沉下去。

解【或心浮動。】

『浮動』就是妄念太多了。

解【當念用除捨定三覺分。以攝持之。調和適中。名念覺分。】

】

心裡頭妄念紛飛的時候，這個時候怎麼辦？是『除捨』，怎麼「除捨」？不去理會它，把它撇在一邊，把你的精神注重在佛號上，意志集中在佛號上，妄念不要去理會它，隨它去，它起它的，你不理會它，它一下就沒有了。如果在這個時候，我在念佛妄念很多，這個妄念怎麼這麼多，你去照顧妄念，那個妄念愈來愈多，結果佛號就沒有了。這種情形起了妄念，不能照顧它，愈照顧愈麻煩。根本不理它，它起也好，不起也好，沒關係，妄念跟念佛可以同時並進，它妄念自然就少了，這個叫「除」，這個叫「捨」。一定要用方法使自己在日常生活當中功夫不退轉，保持著純一精進，這樣我們的境界自然一天比一天好。好，我們今天就講這一段。